



彭子龍◎編著



# 廣西歷代經籍志

漢一明





彭子龍◎編著

# 廣西歷代經籍志

漢一明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廣西歷代經籍志：漢—明／彭子龍編著．—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8  
（桂學文庫）  
ISBN 978-7-5495-8709-4

I．①廣… II．①彭… III．①古籍—圖書目錄—  
廣西—漢代—明代 IV．①Z83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95695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民族印刷包裝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南寧市高新區高新三路 1 號 郵政編碼：530007）

開本：720 mm × 1 010 mm 1/16

印張：29.75 字數：50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12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 《桂學文庫》編輯委員會

---

主 任：潘 琦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呂余生 李建平 何林夏 趙如鋒

容本鎮 唐春燁 黃德昌 黃祖松

黃 闡 黃偉林 蔣欽揮 彭 鵬

---

## 總 序

潘 琦

廣西文化以歷史地理為載體和基礎，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文化”。廣西地域廣闊、山川秀美、歷史源遠流長、民族衆多、文化積澱豐富。作為巨大、復雜的地域文化所呈現的文化性格、文化內涵，有着與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品質與風格。她是中華文化大系統中的子系統，是塑造和培育廣西各族人民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是廣西主流優秀文化的人文結晶。

廣西桂學研究會成立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有計劃、有步驟、有深度的，全面、系統研究廣西本土的歷史文化及世居的 12 個民族的文化。在這之前，早有一些研究組織和專家學者開展了這項工作，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桂學研究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展深度、廣度的研究，強調連貫性、科學性、準確性、權威性。在研究的內容上，研究總體規劃中表達了這麼四層意思：

一、研究前人沒有研究過的課題，這是桂學研究的重點；二、研究前人研究了，但沒有研究完的課題，這是起到承上啓下、薪火相傳的作用；三、研究前人研究了，但有的結論不夠準確，或因史料不足，結論不完整的課題；四、研究現代在廣西本土發生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重大課題，為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服務。

這個規劃，略略地表述了桂學研究會對廣西文化研究的大體框架。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我們還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件制宜，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在廣大專家學者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第一批課題於 2015 年 9 月結題納入桂學文庫出版。

廣西的歷史文化、社會科學需要研究的課題內容豐富、題材廣

泛、時間跨度大，如何全面、系統、深入地進行研究，并能準確、科學、權威地得出理想的研究成果，我們本着“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的態度，做到一絲不苟、嚴謹細緻、精益求精，於細微之處見精神，在細節之間顯水平。一座摩天大樓，離不開每一塊磚頭，每一根鋼筋的凝聚。廣西歷史文化的研究，就是秉承着這種精神有步驟、有計劃、有組織，廣泛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協力不斷向廣度、深度拓展。

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上，廣西桂學研究會從始至終沒有對承擔課題研究人員，提出諸如怎麼樣研究，組織什麼人研究，在什麼地方研究，用什麼方式研究之類的要求，我們採取公開招標、命題邀請、重大課題桂學研究會組織力量等研究辦法，經申報評估審定之後，與課題組簽定協議，課題組必須按協議要求按時、按質、按量完成。研究成果經專家審讀和學術委員會評審通過後，交付出版社公開出版。這種靈活、開放式的研究方式，極大地調動廣大專家學者以及其他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平均每年簽 15—20 個課題，每個課題組都能很好地完成研究任務。

歷史文化研究是一項十分艱苦、細緻的腦力勞動，來不得半點粗心與浮躁，每個課題的研究大體經過三個過程，即古人講的：義理、考據、辭章，用現代語言講，就是觀點、材料、修辭。觀點、材料屬於內容方面，修辭屬於論文表現形式。考據，即收集資料，瞭解情況，田野調查，掌握論據，這是一個研究課題的基石和血肉，論文的真實性，也正是它的科學性和力量儲存的，我們在評審其研究論文時，標準之一就是內容充實，材料豐富，論證有據，結論準確。義理，就是思想觀點，一個課題是否立得起來，一看材料是否真實，二看對事實材料的分析是否科學正確，思想立意是否正確，這是課題的靈魂，是課題的精神所在。因此要特別強調材料與觀點的統一，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用科學理論進行思考、分析、論證，用活生生的資料證明得出科學結論。辭章，則要求修正文字，字斟句酌，邏輯清楚，文字流暢，觀點表述準確清晰，行文簡潔精練，語言通俗易懂。一篇好的論文，既有態度問題，又有學養和方法問題。態度是指寫作態度和學風，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衆取寵之心，老老實實地說，樸樸實實地寫，平平等等地論。方法是指思維方法，文字表達方法。

縱觀我們已出版發行的這些研究課題的論文都能基本做到使用概念準確，推理判斷有據，文章結構合理有序，層次分明，條理清晰，材料觀點有機

統一，觀點褒揚相互呼應，成爲一個完整的、嚴密的有機整體，表現出嚴謹的邏輯性與科學性。當然就目前已出版的課題論文著作看，也尚有一些不足，有的結論與定義有待進一步斟酌，出版之後如有不妥我們再行修訂。

因為這是一篇總序，只想說明桂學研究的宗旨、內容、方式、方法，以及對論文課題研究的要求。所以我不打算嚕蘇地講到每個課題研究成果的優點、歷史的價值、作出的貢獻。請讀者自己去認真研討，仔細欣賞，一定受益匪淺！

當今我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建設文化強國的偉大號召正推動着區域文化的快速發展，桂學研究已進入一個全面繁榮的階段，關於桂學的理論研究正在深入進行。在桂學研究的實踐中，將會有新的成果、新的領域、新的理論升華，我們將不斷拓寬桂學研究的空間，拓展研究思路，拓開研究視野，有效地破解廣西某些重大歷史與現實問題，更好地爲地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是爲序。

（潘琦，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原副書記、廣西壯族自治區文聯原主席、廣西桂學研究會會長。）

## 鍾 序

圖書館是保存文獻的重要場所,承擔文化傳播與傳承的重要職能。地方文獻是記載和傳承地方文化的重要載體,圖書館亦有責任和義務與學術研究者一道,加強地方本土文獻研究,讓民衆瞭解與認識本土文化資源和文化底蘊,探尋與解讀自身文化歷程和文化精神,樹立文化自信。

廣西地方文獻有其豐富與精彩的一面。而過去學術界一般認為,廣西地處邊遠,開發較晚,文化落後,其典籍文獻,大大落後于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和江南地區。我們通過文獻研究認為,所言廣西文獻之落後,是與文化發達的數省相比,並且是就其中的著述文獻而言,更進一步看,是就著述文獻的規模、數量而論。如就廣西著述文獻產生的時間、品質及其影響而言,則是不能稱之為落後的。過去產生對廣西傳統學術文化關注較少、研究不深的狀況,固然和廣西的傳世著作較少的客觀原因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對廣西文獻的研究不足,挖掘不夠。因此,需要我們站在歷史與時代的高度,以對廣西歷史文化高度的自覺與自信,以光大廣西文化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對廣西文獻進行全面系統地梳理、挖掘,提供研究綫索,展示和弘揚廣西歷代異彩紛呈的學術和文化。因此,加強對廣西文獻的研究,成為當前的社會責任。

廣西地方文獻,雖有相關類型文獻目錄可供查閱,但未能較全面地展現廣西歷代文獻的面貌及學術源流,迄今尚未有獨立於方志之外的通史性經籍志。本書作者彭子龍所撰《廣西歷代經籍志(漢—明)》,正是挖掘地方文獻,傳承和弘揚地方文化的重要工作。作者沿孫詒讓《溫州經籍志》體例,以輯錄體體裁,按傳統四部分類法,在全面搜集查閱相關文獻資料基礎上,經去偽、補缺、證疑、稽逸,細心考訂,著錄有漢至明末千八百五十年間一百十五家二百三十種著述,引經據典七百餘種,漸次編排,形成整部《廣西歷代經籍志(漢—明)》,集中而有效地展現廣西歷代著述的概貌,為研究廣西傳統

學術文化提供方便可靠的直觀線索,給廣西學術、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鑒和參考,在廣西文獻目錄發展方面力求盡一己之力。

《廣西歷代經籍志(漢—明)》,體現出作者扎實的文獻功夫和嚴謹的治學作風。作者以其對地方文獻研究、挖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完成如此有價值的文獻研究,實屬不易。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一代圖書館人,能够以院校研究風範,開展圖書館文獻研究,深入挖掘館藏資源,為社會提供高品質的文化服務。

鍾瓊

2015年9月17日

## 馬 序

目錄是讀書之門徑、治學之津梁，其重要性早已為學界所認識。史學前輩鄧廣銘先生將目錄、職官、地理、年表喻為研究歷史的四把鑰匙，更可見目錄對學術研究的重要作用。

對於學術研究而言，目錄主要起到一個索引的作用，即告訴讀者研究某類問題時需要看哪些參考書。讀者通過翻檢目錄查找自己需要的圖書時，目錄的體例如何，基本上決定了讀者可以從中找到多少可用的東西。講到目錄的體例，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所收圖書數量是否齊全；所收各書條目的分類與排序；所收圖書的信息著錄是否完整、準確；所收圖書的附加信息如作者簡介、版本源流、收藏單位、內容簡介、史料來源、內容優劣評價等是否具備，詳略如何。

對於從事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的學者來講，《四庫全書總目》、《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於從事區域史研究的學者而言，歷代纂修的地方志，特別是方志中涉及人物傳記、經籍藝文的內容，則尤為重要。因為它們都起到了“門徑”的作用，讀者可以通過閱讀這些資料找到自己需要進一步收集、整理、挖掘的資料，從而開展後續的研究工作。

對於現在研究廣西歷史文化的學者來講，一本體例完善的目錄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學者可以使用的、收錄關於廣西歷史文化著作較多的目錄主要有《（嘉慶）廣西通志·藝文略》、《廣西近代經籍志》、《廣西省述作目錄》、《廣西歷代文人著述目錄》、《廣西地方史志文獻聯合目錄》、《廣西文獻名錄》等書。這些書目，或重統計，或重庋藏，或為提要，或為簿錄，各有所長，亦有所不足。若能綜合而言，取各書之長，彙為一編，則能較為全面地展現廣西歷代文獻的面貌及學術源流。研究現實的需要，加之機緣巧合，催生了《廣西歷代經籍志》的編纂。

二〇一一年夏，子龍從中國石油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考取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的研究生。是年秋，子龍從湖南婁底來桂林，同受業

於業師何林夏先生門下。二〇一二年夏，我研究生畢業後到出版社工作，隨後參與了“桂學文庫·廣西歷代文獻集成”的編纂出版。“桂學文庫·廣西歷代文獻集成”力求將民國及以前廣西籍作者現存可見著作、民國及以前編纂成書的有關於廣西的現存可見著作一網打盡。二〇一二年秋，在《契嵩集》、《蔣冕集》、《馮子材集》、《櫟湖十子詩鈔》等書編輯出版的過程中，我迫切感覺到需要這樣一本目錄：收錄民國及之前歷代廣西籍作者的著作，標注書名、卷數、撰者及作者籍貫、版本。當時我就萌發了一個念頭，根據手頭現有的幾種資料，編一個簡目，以備工作之需。後來因為手頭工作較多，時間不允許，我便將這個想法告訴了子龍，大體講了可以依據的材料、編纂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借鑒的圖書，並將手裏積累的一些材料給了他。後來子龍選擇將“廣西歷代經籍志”作為研究生論文的題目。二〇一三年秋，子龍向桂學研究會申請了科研項目，《廣西歷代經籍志》獲得立項。二〇一四年夏，子龍完成了研究生論文，獲得了與會專家老師的一致好評，並以全“優”的成績順利通過畢業論文答辯。

二〇一四年夏，子龍將《廣西歷代經籍志（漢—明）》的定稿給我看，我翻閱一過，發現此書的體例已頗為完整，在之前設想的基礎之上作了不少的改進。此書按傳統四部分類法，著錄有漢至明一千八百五十年間一百十五家共計兩百三十種著述，又廣為搜羅，徵引圖書七百餘種，去偽補缺，編排考訂，證疑稽逸，更考索題錄，辨章源流，為未來廣西文獻研究提供最佳工具。首先，此書仿清孫詒讓《溫州經籍志》的體例，並根據《全國古籍普查登記手冊》對古籍普查的要求和規範略作損益，依次著錄書名、朝代、作者姓名、著作方式、卷次、存佚、版本、歷代著錄、序跋題識、作者小傳、考訂案語等項。其次，此書採用輯錄體來編纂，盡可能全面地輯錄與著作信息和作者行事有關的資料，集中而有效地展現廣西歷代文獻的概貌，最大限度地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指歸靠攏。

二〇一四年夏，子龍研究生畢業後到桂林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工作，繼續從事研究與學習，並在工作之餘對書稿進行了編輯與加工。現在此書收入“桂學文庫”並交到出版社出版，作為此書的“始作俑者”，忝為師兄，我遵師囑對此書的內容、體例、編纂過程、編纂思路做一些介紹，並期待子龍編纂的《廣西歷代經籍志（清）》、《廣西歷代經籍志（外編）》早日出版，以饗學界。

金鄉馬豔超

乙未年秋八月朔日書於齋堂

## 凡 例

一、廣西歷代經籍，凡見聞所及，無論存佚，詳加厘定，分經、史、子、集四部，依次著錄。

二、體例略依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依次著錄書名、朝代、作者姓名、著作方式、卷次、存佚、版本、歷代著錄、序跋題識、作者小傳、考訂案語等項。

三、分類參照《四庫全書總目》，酌加部次。清季以來，西學東漸，著述彌繁，謹沿《中國古籍總目》成例，於子部最末增設新學類。每類之中以作者年代先後為次，偶有作者年代未定者，則著錄於相應類目該朝代之最末。某書分類在兩可之間者，擇一而從，不作互著。亡佚未見之書，其類別據書名、序跋及作者履歷等斟酌而定。偶有某類並無條目著錄，謹沿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例，於該類目後注“無”。

四、某書已收入作者別集中，若確有單行之本，或歷代書目別有載錄，或史志傳記確有提及者，則單獨著錄為一條，如宋釋契嵩所著《異說》。某書未見歷代著錄，但史志傳記確有提及者，亦單獨著錄為一條，如宋馮京所著《馮文簡公奏議》。某書原作者非廣西人，但確為廣西人士所輯而成，且體現輯者某種主觀意圖者，亦單獨著錄為一條，如吳廷舉所輯《胡子粹言》。偶有廣西人士之內眷非廣西籍者，其著述亦予著錄，如明南京周潔嫁臨桂張鳴鳳，作《雲巢詩》，則著錄於集部別集類張鳴鳳之後。某書無確鑿證據，未可斷定為廣西人所撰，則於書名前標“\*”號，以志存疑，如曹鄴《梅妃傳》。

五、書名。書名以各書正文首卷卷端所題為據，輔以他卷卷端、卷末、內封、牌記、目錄、序文、版心、題簽等信息甄別定奪。亡佚未見之書，其書名據歷代著錄及史志傳記所載參酌而定。

六、朝代。作者之朝代大略以卒年為斷。朝代更迭之際，在舊朝獲取功名入仕為官者，若仍仕新朝則作新朝人，若不仕新朝以舊朝遺老自居則作舊

朝人；在舊朝無功名未仕宦者，入新朝無論是否得功名爲官宦，一概作新朝人。個別作者之朝代參考其生平及著作出版年代確定。

七、作者姓名。除個別以字號行世者外，皆以其通用姓名著錄。

八、著作方式。著作方式據正文卷端所題著錄，撰、著等性質相近者統稱爲“撰”，其餘編、修、纂、輯、注等皆依原題著錄。

九、卷次。卷次據原書正文所分卷次如實著錄，一卷之中分若干子卷者仍計爲一卷，正文前目錄、序言等內容已分卷者標“卷首若干卷”。原書未分卷次者標“不分卷”。散佚未見之書，其卷次據見載書目著錄，各處記載卷次相抵牾者附後注明。卷次不詳者標“卷次不詳”。現存某書因版本不一而卷次相異者，各本卷次并加著錄，且於版本項中詳載之。

十、存佚。著錄各書，知見傳本且卷帙完整者曰“存”；篇簡俄空世無完帙者曰“闕”；在若存若佚之間者曰“未見”；確散佚者曰“佚”。歷代著錄所載存佚相抵牾者附後注明；存、闕各書盡可能注明其庋藏之所；現存某叢書收錄該書者，注明“某叢書收錄是書”，其庋藏處載見《中國叢書綜錄》及其補正、續編以及《中國叢書廣錄》者則不贅述。

十一、版本。著錄各書，知見傳本者，其版本按原書序跋、牌記、題識等據實著錄，版本類別主要區分刻本、稿本、鈔本、影印本、排印本等。各版本前標“◇”，以志區分。亡佚未見之書，其版本項從闕。

十二、歷代著錄。以各公私書目及史志藝文所載爲主，且標明各書目所載之類屬，僅見於史志傳記或某叢書者亦酌予著錄。諸家著錄書名相抵牾者附後注明。

十三、序跋題識。原書序跋題識、諸家評議，悉爲著錄，原書無序跋或有序跋而不可考者闕如，他處全文轉引者亦悉爲轉錄。該項均以楷體字著錄，原文未加句讀者，酌加標點，原文有小字雙行夾注者，則加“（）”著錄於內。引書原文，避諱字等一仍其舊，原文蠹蝕字跡漫漶不可辨者以“□”代替之，蠹蝕漫漶處可據他本校正者則於“□”後加“（）”正之。

十四、作者小傳。各書作者，俱繫以小傳，列姓氏名號、爵里世次、科考時間、仕履事蹟、生卒年代、生平著述等項，皆據史志傳記等可靠文獻嚴爲載錄，大體以最接近撰者時代者爲準，避杜撰也。作者里籍悉列原名。作者年壽俱以虛歲計，即出生當年計一歲。年代俱依舊曆，隨後括號標注相應之西曆年，若舊曆與西曆未相吻合，則附後注明之。史志有傳者，於案語中標“某

史志某卷有傳”，原文皆不轉錄。若一人著書多種，其履歷已見經部者，史部以下不再詳，餘皆遞推。

十五、考訂案語。編纂過程，偶有所得，不敢自秘，故酌加案語或腳注，以資識別。

十六、劉知幾《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亦當嚴爲限斷，本編所收載籍，地域及時間限斷分明。唐以前廣西地域并無統屬，區劃變更且繁，然著述稀見，故唐以前地域限斷從寬；自唐設嶺南西道，廣西地界因襲至今，變更不大，且著述彌繁，故唐以後地域限斷從嚴，偶有郡縣區劃略爲更替，其所涉作者里籍則以今日廣西地界目之。時間限斷，起於漢而迄於清，起於漢者，以漢之前廣西典籍，文獻闕載，無從考見也；迄於清者，以清乃帝制終結者也。

十七、郡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貫頓異，如不有畛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雜，不足取信。故本編所收，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以父尚桂產，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以子已土著，父猶寓公也。

十八、本編指稱徵引諸書，其版本皆詳見編末“參考文獻”，偶有一書使用多種版本者，則於編中標明以示區分。如本編使用《四庫》本、《適園叢書》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點校本三種《千頃堂書目》，均作區分。又如本編使用萬斯同及張廷玉兩種《明史·藝文志》，一般未加注明則爲張氏本，偶用萬氏本則另加注明。

十九、本編以網羅廣西歷代經籍爲主，公私簿冊、譜牒檔案、期刊報紙等非著述類書型文獻概不收錄。舉凡廣西域內本籍人士所著各書已成定本者，悉著錄爲內編。內編以清入主中原爲界分上下兩編。與廣西有密切關係之域外人士著述亦酌加甄採，擬錄爲外編，如明陳光裕之《安老堂集》、袁崇煥之《袁督師遺集》等皆入外編。歷代方志，多雜成衆手，理無專屬，偶有私纂，宜等同視之，亦入外編。

二十、未竟事宜，慎重斟酌，兩可之間者存疑，實無可考者闕如，務使整編言必有據，信而有徵。

# 目次



|      |   |
|------|---|
| ● 總論 | 1 |
|------|---|

|      |    |
|------|----|
| ◆ 經部 | 13 |
|------|----|

|       |    |
|-------|----|
| 易類    | 15 |
| 書類    | 21 |
| 詩類    | 22 |
| 禮類    | 23 |
| 春秋類   | 26 |
| 孝經類   | 39 |
| 五經總義類 | 40 |
| 四書類   | 49 |
| 樂類    | 52 |
| 小學類   | 56 |

|      |    |
|------|----|
| ◆ 史部 | 57 |
|------|----|

|       |     |
|-------|-----|
| 正史類   | 59  |
| 編年類   | 60  |
| 紀事本末類 | 61  |
| 別史類   | 62  |
| 雜史類   | 63  |
| 詔令奏議類 | 75  |
| 傳記類   | 84  |
| 史鈔類   | 94  |
| 載記類   | 95  |
| 時令類   | 96  |
| 地理類   | 97  |
| 職官類   | 122 |
| 政書類   | 123 |
| 目錄類   | 125 |
| 史評類   | 127 |

◆ 子部 ————— 135      ◆ 集部 ————— 245

|       |     |      |     |
|-------|-----|------|-----|
| 儒家類   | 137 | 楚辭類  | 247 |
| 兵家類   | 158 | 別集類  | 248 |
| 法家類   | 161 | 總集類  | 401 |
| 農家類   | 162 | 詩文評類 | 405 |
| 醫家類   | 168 | 詞曲類  | 413 |
| 天文算法類 | 169 |      |     |
| 術數類   | 172 |      |     |
| 藝術類   | 173 |      |     |
| 譜錄類   | 180 |      |     |
| 雜家類   | 181 |      |     |
| 類書類   | 191 |      |     |
| 小說家類  | 195 |      |     |
| 釋家類   | 204 |      |     |
| 道家類   | 240 |      |     |

● 參考文獻 — 417

|     |     |
|-----|-----|
| 目錄類 | 417 |
| 方志類 | 423 |
| 古籍類 | 429 |
| 著述類 | 443 |
| 論文類 | 445 |

● 附錄 ————— 447

|                    |     |
|--------------------|-----|
| 表一：廣西歷代經籍一覽表(漢—明)  | 447 |
| 表二：廣西歷代經籍存佚簡表(漢—明) | 455 |

● 後記 ————— 456

## 總 論

—

近年桂學新興，成為學界新的研究亮點。雖然與湘學、徽學、閩學、蜀學等較為成熟的地方學術門類相比，桂學起步較晚，但它具有相當可觀的研究價值和十分廣闊的發展前景。一種新的地方學術門類的興起、發展和成熟，總是與這個地域的歷史人物和地方文獻密切相關，正好對應《論語》中孔子所說“文獻”的兩個重要內涵。<sup>①</sup> 歷史文化由人創造自不必多言，而地方文獻則是記載和傳承這一地域歷史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之一。故而，對廣西歷史人物及地方文獻的研究也就成了桂學研究的基本課題，桂學只有建構在這一基礎之上才可能成為一門有本有源、有根有底的學問。

學術為天下公器，但天下學術何其大矣，若不得其法則茫然無所歸。前人在治學方法上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有一種被譽為“讀書之門徑，治學之津梁”的學問，即目錄學，王鳴盛稱讀書治學“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桂學研究亦當如此。廣西歷史人物，大多可從志乘中尋得綫索，而且有《廣西方志傳記人名索引》可資利用，查詢十分便利。而廣西地方文獻，則有《（嘉慶）廣西通志·藝文略》、《廣西近代經籍志》、《廣西省述作目錄》、《廣西歷代文人著述目錄》、《廣西地方史志文獻聯合目錄》、《廣西文獻名錄》等各種類型的文獻目錄可資查閱，這些都為桂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仍不免有些意尤未愜之感。它們或重統計，或重庋藏，或為提要，或為簿錄，未能較為全面地展現廣西歷代文獻的面貌及學術源流。

---

<sup>①</sup> 《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八佾第三》：“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朱熹注曰：“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